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ramatic, high-contrast scene. At the top, a large, rusted metal structure, possibly a bunker or a bridge, frames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image. Inside this frame, two soldiers are silhouetted against a bright, hazy light source. One soldier is in the foreground, looking through binoculars, while the other is slightly behind him,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ight, outside the main frame, another soldier is visible, seemingly in a crouched or crawling position.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dark blues and blacks, with a strong red-orange glow emanating from the top and bottom edges, suggesting a sunset or a fire. The title '战士的成长'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in the center in a bold, orange, blocky font.

战士的成长

王俊林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战士的成长

王俊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士的成长 / 王俊林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171 - 1602 - 8

I. ①战…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3847 号

责任编辑: 郭江妮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 zgyscbs. cn](http://www.zgyscbs.cn)

E - mail [zgyscbs@263. net](mailto: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22 印张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 - 7 - 5171 - 1602 - 8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新兵连】 /1

特种兵部队的门槛可不怎么好迈，首先这模样要长得俊，身高要有标准，像张林这一米七五六的个子才刚刚够格。其次还要思想品德好，祖祖辈辈三代人都无劣迹行为方才可以。这两步，还只是最基本的条件，还有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各个方面都必须出类拔萃才有可能被选入特种部队。

1. 打架/2
2. 站军姿/9
3. 上课/13
4. 吵架/14
5. 饿/16
6. 看信/20
7. 偷信/24
8. 告密/25
9. 升官/27
10. 背条例/29
11. 示范/32
12. 装病/35
13. 挨练/38

14. 班务会/40
15. 巡逻哨/42
16. 压脚尖/44
17. 情书/48
18. 练擒敌/49
19. 抱怨/53
20. 格斗势/56
21. 劈叉/57
22. 节目/63
23. 心事/68
24. 打电话/72
25. 汇报/76
26. 点名/79

【第二章 特勤岁月】/81

他喜欢没事时站在操场看这一群年轻充满朝气的新兵。从他们的声声呐喊中和生龙活虎的训练里，他似乎又看到了三十多年前自己的身影。回想过去，几十年前的自己，也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新兵下连不到八个月就当上了班长，第二年便特升为代理排长，第三年便提了干。这些光辉足迹的背后，与他血与汗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当然还有一点，那时他还年轻。他喜欢从年轻的官兵身上去寻觅自己曾经的影子。这种影子也是他多年奋斗于部队的精神支柱。

- | | |
|--------------|--------------|
| 1. 下连/82 | 30. 誓言/147 |
| 2. 流血/85 | 31. 乘虚而入/148 |
| 3. 处分/86 | 32. 吵架/150 |
| 4. 迷恋/88 | 33. 洗脚/152 |
| 5. 不服输/90 | 34. 急电/155 |
| 6. 初露端倪/93 | 35. 归队/156 |
| 7. 单相思/97 | 36. 上科目/158 |
| 8. 家庭/99 | 37. 表演/161 |
| 9. 武装跑步/100 | 38. 感情复燃/164 |
| 10. 馊主意/101 | 39. 自尊/167 |
| 11. 淘汰/104 | 40. 射击/169 |
| 12. 回家/106 | 41. 福兮祸兮/174 |
| 13. 靓妞/110 | 42. 刘贵喜/180 |
| 14. 胴香/114 | 43. 党委会/182 |
| 15. 搏斗/116 | 44. 武装护卫/184 |
| 16. 打赌/119 | 45. 见丈母娘/192 |
| 17. 检讨/121 | 46. 退伍/197 |
| 18. 倒功/124 | 47. 新兵下连/201 |
| 19. 冷战/125 | 48. 家贼/205 |
| 20. 受伤/129 | 49. 幸福/209 |
| 21. 蛙跳/131 | 50. 水落石出/212 |
| 22. 攀登/132 | 51. 国家任务/216 |
| 23. 家信/133 | 52. 考学/219 |
| 24. 生日/136 | 53. 矛盾/223 |
| 25. 护犊子/138 | 54. 化解矛盾/227 |
| 26. 睡觉/139 | 55. 欲望/228 |
| 27. 噩耗/141 | 56. 考试/234 |
| 29. 星夜兼程/144 | 57. 通知书/238 |

【第三章 军校】/241

女孩抬头望了一眼张林，四目正好交织在一起，那一刻这个“私人邮递员”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像触电一样浑身上下颤抖起来，连呼吸也感到困难。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张林发现这个女孩完美无缺的外表，仿佛就是他今生要寻觅的女孩。

- | | |
|--------------|----------------|
| 1. 被迫出手/242 | 15. 小道消息/282 |
| 2. 审讯/244 | 16. 谈文识字/283 |
| 3. 官高压人/246 | 17. 冤枉/286 |
| 4. 追/249 | 18. 党性/288 |
| 5. 喝酒/252 | 19. 学驾驶/290 |
| 6. 抓歹徒/255 | 20. 烤野鸡/293 |
| 7. 邂逅/257 | 21. 睁只眼闭只眼/299 |
| 8. 散打/260 | 22. 异想天开/301 |
| 9. 信息/263 | 23. 英雄救美/304 |
| 10. 爱情行动/264 | 24. 送礼/307 |
| 11. 拒绝/268 | 25. 入党/312 |
| 12. 情逢对手/270 | 26. 法不容罪/312 |
| 13. 足球英雄/273 | 27. 毕业/315 |
| 14. 执爱/277 | 28. 分别/317 |

【第四部分 特种岗位】/321

三名恐怖均在东突参加过严格训练，会制造炸弹且有可能携带枪支，公安机关已经将工厂包围，总部密电我们迅速支援。参谋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马上通知特勤中队，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全副武装，三分钟后集合。

- | | |
|-------------|-------------|
| 1. 接机/322 | 5. 柳暗花明/333 |
| 2. 生死考验/324 | 6. 峥嵘日子/335 |
| 3. 接风/329 | 7. 危难使命/337 |
| 4. 难题/332 | 8. 终成眷属/340 |

1. 打架

这是北京郊区某特种部队的训练操场，天空才刚刚泛起鱼白肚，起床的号音便吹响了。

嘟……嘟……嘟

“张林，方阳还有张鲲鹏快起来，别赖在床上。一会班长还要检查内务呢！”崔皓说完这句话后，小屋仍然没有一丝动静。除了他自己从被窝里钻出来，其他三人都装着没有听见，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崔皓是班里的代理副班长，寝室的内务卫生从一开始就属于他的管辖范围，看着三人纹丝不动地横在床板上，接着又奉劝般说到：“我说兄弟们，一会儿班长过来看见你们这样，可别说我没叫你们起床。到时挨了练、挨了K，可别把我拖累进去。”说完自己开始整理内务，仿佛这间房里就只住了他一个人。

张林从被窝里懒洋洋地坐了起来，一只脚搭在床沿上，一只脚垂在地上，撅着嘴没好气地瞟了崔皓一眼，嘤嚅地说：“当了副班长也不能拿兄弟们的身体健康开玩笑啊！睡眠不好，精力得不到充分的恢复，我们还怎么训练？再说今天是礼拜天，国家都规定今天是属于全国劳动人民的假日，我们凭什么就不能休息，连多睡一会都不行？”说完把脸撸向一边，其表情好像充满了对这个社会的不满。

崔皓转过身看了看张林反驳道：“哎，我说张林有种你别在我面前使横，你到班长面前去。别在我面前玩‘屋里横’这一套！”

“谁玩这一套了，我只不过把实事求是原则讲了出来，怎么了？我说错了？难道礼拜天不是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日吗？”张林不依不饶地说着。听见张林和崔皓唇枪舌剑，方阳和张鲲鹏也睡眼惺忪地爬了起来。看见两人怒不可遏的样子，方阳调解到：“都少说一句吧，就这几平米的小屋能把咱哥几个聚在一起也算是一种缘分。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也是，张林，什么礼拜天不礼拜天的，这是部队，你以为这还是在你们老家，想睡到几点是几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爸也是军人，当兵的时候就告诉过我，在部队里什么事都得夹着点尾巴，尾巴露长了甭说班长就是老兵逮住也没你的好日子过。”

“你他妈说谁呢？别把自己说得就像思想理论家一样，你不同样也现在才起床吗？说得那么好听，起床号响了你怎么不起来？还好意思说我？我告诉你，我

最讨厌那种嘴上冠冕堂皇，做起来懒散邈遏的人。”这句话把方阳气得瞪直了眼睛，攥紧了拳头，恨不得和张林大干一场。方阳以前是治安联防队的一名队员，参加过几次严打，也练过两招，再加上他五大三粗的体格，所以舌不过人时就会以他得天独厚的身体优势强占鳌头，读中学时没少和同学打过架，要不是有他公安局长的老子给他撑腰，早被学校开除了。

张林也不是吃软饭的，看见方阳威风凛凛的样子，眼睛里也同样进出了两道寒光，横眉冷对地看着方阳“怎么着？想打架？老子在家还从来没怕过谁！别以为自己个子大就可以欺负谁，告诉你方阳，老子不吃这一套！”

方阳向张林迈了一步，咬牙切齿地说：“有种你把最后一句话再说一遍？”这句话一字一字地从方阳嘴里咬出来。看见两个人火药味愈演愈浓，崔皓急了。他是代理副班长，刚走马上任不到两天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打架，甭说是副班长就算是“黎民百姓”，班长也饶不了他。崔皓抢先一步迈到张林面前，如散打场上的裁判站在两人中间，看了看两枚随时都有可能引爆的炸弹说：“算了，算了，大家都来自天南地北，走在一起不容易，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出拳动腿伤了和气。各退一步天高海阔，你说是吧，张鲲鹏？”崔皓说完向张鲲鹏递了个眼色。

张鲲鹏忙说：“就是，就是，副班长说的有道理，咱们赶快叠被子吧，班长马上就过来检查内务了。”

张鲲鹏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最后这句实实在在的话却让两人平息了怒火。两人都不再说话，但目光仍然落在对方的脸上，那一小块脸颊成了对方随时准备攻击的目标。好一会儿，两人才转过身，方阳在转身的那一刻，嘴里突然说了一句“孬种”，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导火绳，张林转过身，猛得一脚踹在方阳腰际上，方阳失去重心扑向床板。从小都是欺负别人的方阳哪儿受过这种待遇，站稳脚跟后，狼一般的扑向张林……

就在这时，班长顾文武推开了房门。此时的情景也让顾文武大开眼界，自己带过一茬又一茬的新兵，还从没有哪一届新兵，在还没有挂上“一道拐”的时候就敢打架，今天算是长了见识。顾文武声震屋瓦地喊道：“干什么？反天了是吧？！”

这一句底气十足的话使两名“武夫”迅速收敛住拳脚，马上和张鲲鹏、崔皓站成一排。四个人都惊呆了，都耷拉着脑袋夹尾缩脖地摆弄出一幅无辜的表情，此时的小屋里只有张林和方阳还喘着粗气。

“你们在干什么？一群新兵蛋子还没学会爬就先学着走了，才当了几天兵就敢打架，也不看看肩上授衔了没有，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随时随地都可以把你们退回老家去，让你们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人！”说到这里，顾文武又扫了一眼屋里的内务，除了崔皓还能勉强看得过去，其他三人的被子还乱成一

团。怒火中烧的他瞅一眼手表，语气生硬地说：“马上把被子叠好，吃过早饭，你们四个人到我屋里来找我”说完后转身便走了。

顾文武是“三军仪仗队”首批调入特种部队的新训班长，曾参加过澳门回归、香港回归和国庆五十周年大阅兵。长年累月的军旅生活练就了他由内而外的军人气质，一双不大的眼睛时时刻刻透着一种军人特有的机警，让每一个新兵第一眼看见他时都会产生由衷的敬畏，张林和方阳也不例外。

早饭后，四个人贼头贼脑地敲开了班长的房门。顾文武坐在床沿上，看着四人进了房间后，命令崔皓把门关上。屋子里的气氛瞬间变的紧张起来，再加上顾文武铁青得像水泥地板似的脸色，四个人都萌生了一种大难临头的不祥之感。“蹲下！”听见顾文武威严吼声，四个人同时蹲了下去，谁也不敢在顾文武面前冒泡，就连张林也不敢有半句言辞，他知道自己理亏，犯了错误触了军规，在错误面前还据理力争那就是错上加错了。顾文武看了一眼四个人的蹲姿可谓千奇百怪，除了读过军事预备役的崔皓蹲的还像点样子，其他三人都统一的像蹲马桶一样双脚屈膝，蹲得还挺认真，倒显的崔皓不规范。

顾文武又说：“蹲好了！看看崔皓怎么蹲的，好好学学！”看见三个人都调整完蹲姿后，顾文武说：“说吧！你们为什么打架？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拐弯抹角，更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装糊涂，挑关键的讲。讲好了讲对了讲得有理了你们就可以起来。讲不好讲不对时间也不长，就蹲到中午开饭吧！今天礼拜天我有的是时间陪你们。”

“班长，我先说吧？”

顾文武看了一眼方阳“说吧！”

“这几天，我感觉咱们饭堂做的菜，没什么味道，每天除了那几个固定的菜，什么花样也没有，大家都吃腻了。班长我建议你向上级领导反映反映我们战士的呼声。”

方阳刚一说完，三个还蹲在地上的新兵都忍不住地笑出声来，顾文武暴跳如雷从床沿上站了起来，大声吼道：“笑什么笑！一群混账东西！我让你讲打架的事，你倒好扯得还挺远，扯到饭桌上去了！别以为我真不敢练你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这三个月新兵连我都得陪着你们，以后有好日子让你们过！”

四个人谁也不敢再讲话。过了一会儿，张林说：“班长，其实你误会了，我和方阳根本就没有打架，我们那是闹着玩的正好被你碰见。我爷爷是老红军，在我小时候爷爷就告诉我，在革命队伍里打架就是自相残杀，谁要是敢打架谁就会被枪毙。你想想班长，在你的英明带领下，我们这些根红苗正一心向往革命军营的热血青年，谁会谁敢往枪口上撞啊！”

方阳知道此时已经容不得自己的私人恩怨，必须形成“统一战线”才有可

能解脱自己。方阳说：“班长，张林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是闹着玩的，说实话吧！打小我就喜欢军营，小时候我看见解放军叔叔从门前跑步，我就会主动迎送他们。我爱军营也爱我身上这身军装。尽管现在我这身军装还有点偏小，但我仍然舍不得脱下它，如果真有一天让我脱下军装，我想我的人生道路便失去了意义。”

“呵呵，还挺会说话，把革命军营当成自己的人生理想了。我告诉你们，在部队里就得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谁要是违反了纪律谁也逃不过群众的眼睛，更逃不过我顾文武的眼睛。这些年你们班长我在部队也不是吃素长大的，少在我面前油腔滑调，早上这件事，如果你们都不愿意讲出来，那么你们每天中午吃过午饭就过来找我继续练蹲姿，我有的是时间陪你们。”

顾文武说完后，几个人面面相觑。张林“哼”了一声，嘴里嘟囔着“这不是侵犯人权吗？”张林说得小声，但每个人却听得很清楚。顾文武用粗犷的嗓门说道：“你知道什么是人权吗？不知道别瞎说，这叫锻炼你的革命意志，你个新兵蛋子还讲人权，还讲民主。在部队里少说话，多做事，说多了对你们的成长进步没什么好处，也不想你们怎么到北京的。你们当中哪一个人不是经过严挑细选层层把关过来的。到了部队就好好表现，别枉费了你们父母那一番苦心。不想想自己也得想想家乡的父老乡亲。就凭你们这表现，说让你们回去就让你们回去，蹲好了。”顾文武这番话算是说到几个人的心坎上了。特种兵部队的门槛可不怎么好迈，首先这模样要长得俊，身高要有标准，像张林这一米七五六的个子才刚刚够格。其次还要思想品德好，祖祖辈辈三代人都无劣迹行为方才可以。这两步，还只是最基本的条件，还有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各个方面都必须出类拔萃才有可能被选入特种部队。就拿张林来说吧，全市两千多人报名参军，而被特种部队挑中的只有几十个人，最后在这几十个人当中只选十个人，算不上千里挑一也算是百里挑一。张林知道自己能到北京来当兵，也算是自己的荣幸，通俗地讲：那是自己时来运转的一点运气；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姥姥奶奶烧了高香的结果。张林老家是四川的，自从中专毕业后，张林便卷入了打工的潮流，成为了成千上万民工中的一员，刚刚走出校门的张林哪里经受得起社会这个大舞台的颠簸，没过多长时间张林便体会到打工挣钱的辛苦，可又有什么选择和办法，农村家庭哪有那么多钱天天供着一个成年人吃住，只要到了十八岁任何人也不会把你当小孩看了，你就没有理由再死皮烂脸的赖在家里坐吃父母，挣钱把自己养活是你走向社会的第一任务，只有把自己养活才谈得上结婚生子，才谈得上未来。如果连自己都养不活，这不仅是家里父母的耻辱，更是自己的耻辱，稍有自知之明的人脸上都会感到没有光彩，抬不起头颅。心比天高的张林在社会的现实无奈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降低自己的人生目标，最后把自己锁定在了酒店服务员的行列中。如果不是那位好心客人善意地提醒，说不定现在张林还在酒店里打着小

工。他记得好心人说：“小伙子，你这么年轻应该去参军为国家效力，而不应该在这里葬送自己青春”。好心人说：“我以前也是一名军人，越南自卫反击战时上过前线，打过仗。部队没有给我太多的荣誉，但部队给我的东西，我这一辈子都受用”。张林听得似懂非懂，但还是决定去参军，去学习学习让那位好心人终身受益的“东西”。张林提出参军后，全家人空前一致地赞同——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可参军光靠一片雄心壮志的热情是不够的，现在参军就好像考学一样，越是名额少，人才特殊的部队越是有人挤破脑袋往里面钻，更别说这百里挑一的特种部队，连张林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稀里糊涂地就成为了特种部队的一名特勤战士。

顾文武刚才一番话犹如一盆凉水灌在张林头顶，让张林寻思着：如果真的被退回去，那怎么向家里人交代？这几天自己的表现也真够差的。但瞬间这个念头便被痛得钻心的脚尖给诋毁了。蹲姿这动作做起来容易，蹲起来难。真要按顾文武说的那样蹲一上午，那脚不瘸了才怪，至少也得恢复两天才能完全摆脱麻木。

张林膘了一眼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其他兄弟，几个人都蹲得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崔皓和张鲲鹏也算是一条硬汉，就这样也没有拗开自己的嘴，还算够哥们！张林心里感到几分惭愧，自己惹下的事自己一个人承担也就得了，偏偏还搭上崔皓和张鲲鹏，这不是明摆着激怒同志们对自己的怨恨，孤立自我吗？让他们陪着自己挨练，这不就是让自己欠别人的人情吗？以后自己还怎么在兄弟们面前混。想到这儿，张林抬头望了一眼班长，看见顾文武一脸坏笑的样子，心想：这鸟人把自己的乐趣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真不是只好鸟。但又无可奈何，忍辱负重的说：“班长，这件事与他们几人无关，都是我的不对，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别让他们蹲了，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

顾文武轻蔑地说：“呵，还挺讲哥们义气，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这里是部队，不是你们家，部队讲的是战友情兄弟爱，还一人做事一人当，呵，简直是笑话！”

张林继续说：“班长，我讲的就是战友情兄弟爱。你不知道班长，昨天晚上熄灯后张鲲鹏睡不着，黑灯瞎火的硬要在屋里练习踢正步，我们都劝张鲲鹏别练了，以后真正练习正步的时间长着呢！可张鲲鹏说，自从99年大阅兵以后，他就特别想穿上军装踢一回正步，还说这样练习可以为以后训练踢正步打下基础，做好提前量。没办法，为了不影响他少年时的梦想和训练热情，我们终究放弃了劝阻，结果他一脚踢在了暖气片上，脚趾头上的指甲盖都踢紫了，班长我是怕张鲲鹏这样蹲下去，病情恶化影响日后的训练。”

顾文武怀疑地看了张林一眼：“这一说，我还冤枉了你错怪了好人，应该给你赔礼道歉不是？”

张林不卑不亢地说：“那倒不用，你让他们几个起来就行了。”

顾文武话锋一转，语高八调地说：“想得倒美！人家张鲲鹏脚痛自己都不说都不讲，你在这里咸吃萝卜瞎操心，把你显得多伟大一样，哼！老老实实都给我蹲着，再说这么多废话我让你蹲在马扎上！”

“班长，请你不要这样没有根据的说话，不信你可以问问张鲲鹏本人。”张林气不打一处的说着，说完头还偏向了一边，那眼神分明就是告诉顾文武冤枉了好人。

“我不用问张鲲鹏，他能够蹲到现在就证明他能够蹲到中午，如果他脚真有伤，也证明张鲲鹏本人的意志力很强，他的潜力之下还有潜力可挖，是值得你们好好学习的。再说，人家有伤都没叫痛没叫苦，你还在这里叽里呱啦，从现在起你给我闭嘴，别以为我真不敢让你蹲马扎。”

张林不敢再讲话了，他知道顾文武的脾气，惹急了让自己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兔子急了都会咬人，更何况是班长，到最后倒霉肯定还是自己。“识时务者为俊杰”，张林挺了挺腰板，缄默了。

过了一会，顾文武被中队长叫走了。听见关门声后，几个人蹑手蹑脚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小范围活动着自己的脚脖子，生怕发出什么声响传到班长的耳朵里。这时候崔皓压底嗓门说：“张林，方阳，我看你俩还是招了吧！看这形势，班长还非得让咱们蹲到中午不可。”

张林有些犹豫，如果招了，刚才这一会儿不就白蹲了吗？不招，又连累着兄弟们，而这件事的直接导火索偏偏又是自己，即便心不甘情不愿也得招了。群众的力量毕竟是伟大的。张林刚想点头同意，便听见方阳说：“招什么招，到这时候还招，那刚才蹲的那一个多小时怎么算账？算白蹲了？要招你们招，我不招，我方阳立着直，坐得正绝对不会怪你们。坚持就是胜利，等班长回来，咱们找他评理去，凭什么“一人得病，全家吃药”这是法西斯作风！我和张林一人做事一人当。”

崔皓大义凛然地说：“别这样说，这件事我也有份，咱们都是一个房间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陪着你们，我不信他顾文武还能把我们活着刚了炖着吃了。”

张林有些感慨：“方阳、崔皓你们都别说了，等会儿班长回来我招了吧！这么蹲下去，谁都受不了。何况张鲲鹏的脚还受着伤，方阳这件事是我的不对，我向你道歉。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相信我们以后会成为好兄弟的。”

张鲲鹏听了张林的话，闪着一双机灵的小眼睛说：“好好，以后我们就一致对外，不搞内江。”张鲲鹏刚说到这，楼道里突然传来顾文武的脚步声，几个人心有灵犀同时蹲了下去，蹲的姿势似乎比以前更标准了。顾文武推开房门，看了

一眼几个人的蹲姿，笑着说：“动作还挺快嘛，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刚才都站起来了，瞧你们现在脸上丰富的表情一眼就看出来了，还玩儿这一套，也不想想你们班长在部队当了多少年兵了，就你们这点小把戏谁还不知道谁呢？都给我蹲好了！”

方阳剐了顾文武一眼踌躇满志地说：“班长，我向革命军营保证，我们绝对没有站起来过！说实话，我们也想站起来活动活动脚腕，可我们一想到班长您的谆谆教诲和您每天别无所求的付出，那种齜齜的想法瞬间便抛在了脑后，所以一直蹲到现在。”

“少在我面前油腔滑调，站没站起来，我心里很清楚，用不着你在这里悲壮地慷慨陈词，搞得我委屈了你们一样。”顾文武刚说完张林就接着嘀咕了一句“捉奸捉双，抓贼抓赃”。这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把顾文武气得瞪直了眼睛。如果再早两年，以顾文武当年的脾气非把张林给揍扁了不可，可现在带兵得以情带兵，以理带兵，不能动不动就手脚并用拳打脚踢，不仅显得自己没素质还触犯了军规。因此尽管顾文武拳头都捏紧了但还是没有飞舞起自己的拳头，只气急败坏地说：“行啊！今天那就陪着你们玩吧！什么时候心里想明白了感觉自己错了就说出来，别委屈自己也别勉强自己。”顾文武说完就坐在床头翻阅起条令条例，仿佛这一切都未曾发生过。过了一会，方阳小心翼翼地转动眼珠瞟了一眼张林。张林心里明白这眼神是什么意思，他看了一眼崔皓和张鲲鹏。崔皓还好还能经得起这点折腾，毕竟是预备役毕业的，曾经练过。张鲲鹏没有读过军事预备役，别说预备役就连高中的门槛都没有踏进过。今年才刚刚十六岁，初中一毕业没考上高中就被父亲硬拽着稀里糊涂的参了军。头两天站军姿还常常流鼻涕。尽管张鲲鹏没有“哼”上一声，但他脸颊上不断往下流淌的汗水却让人看了心痛。张林心想：这小子还真是能忍，脚受伤了蹲了这么久也没有吆喝一声。想到这，张林说：“班长，这件事归根结底都是我的错，我们不该打架，不该隐瞒您更不应该在错误面前还无理取闹和您狡辩事实。我希望班长您能给我们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顾文武放下手中的条令条例，看着几个人扭曲的表情和痛苦不堪的样子，知道再这么僵持下去，不仅会影响日后的训练，对新兵的发展也没什么好处。便说：“呵，认错了，知道自己错了，早认识到这一点不就行了吗？还非得蹲上一会，你们啊！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见了棺材才掉泪’！，跟我斗，小胳膊能扳过大腿？呵，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新兵蛋子，都站起来吧！张林你把事情的经过都讲一遍吧！”听了班长宽宏大量的话，张林便把早上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统统告诉了顾文武。顾文武饶有兴趣地听完后说：“你们想的还挺美，还法定节日。如果这是战争时期还给你们休个双休日，休个礼拜天？在军队里就

只有两件事，一是战争，二就是为战争做准备。咱们部队不会让你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以身殉职。咱们的战场就是部队，咱们的战争就是执行每一起重大任务。所以你们要明白到了部队就只有两件事：一是为执行任务做准备，二是执行任务。班长让你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班长说什么那就是什么，说这墙壁是白的就是白的，是黑的就是黑的。都给我听好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你们永恒不变的天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军人的职责。当一天和尚就得敲一天钟，穿一天军装就得服从一天命令，明白吗？”

“明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顾文武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了，摆摆手，几个人便溜出了房间。

2. 站军姿

北方的冬天气候寒冷，空气干燥。站在窗户前，纵眼望去，树变成枯树，草变成干草。寒风吹过像梳子一样梳理着所有草草木木，也梳理着操场上所有受训的新训官兵。张林和全排三十三名新战士在排长的统一训练下，木桩似得挺在操场中，任凭料峭的寒风在脸上脖子上刀子般刮过。张林站在队列里盯着远处一动不动，对于天性好动的张林来讲，站军姿就等于给他带上了镣铐，使他生性好动的胳膊腿像缠上了绳子一样不能动弹。可站军姿又是每一名军人新训的必修课也是入门课。别看站军姿这动作简单，一目了然，可里面的内容却不少。什么挺颈挺胸挺膝盖，收腹收臀收下颚，光这些就把张林折腾得够呛。以前中学时也军训过，可现在想想，那时的训练简直就是小儿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现在连多余的眼神也不敢没有目的地游动。被顾文武发现还稍好一点，如果被排长发现那可就惨了。排长郝志山是山东人，天生一副秀才相武官命。人长的标标致致可练起兵却不像他长得那么秀气。第一次开排务会的时候，郝志山在会上说“别看我人长得黑吧，我的心比我的脸还黑，在训练场上比我的心还黑。谁要敢在训练场上给我冒泡，我第一个就让他体会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让张林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又一阵寒风吹来张林感到风没有吹在身上而是吹在心里，从心里接着又凉到了头顶。“方阳，你走什么神？再思想走神我让你多站两个小时！”顾文武用粗狂的嗓门威严地说道，仿佛每一个人连思想也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听了顾

文武的话，方阳又把胸脯往上顶了顶。这两天方阳和顾文武可谓是斗架的公鸡——横眉竖眼。方阳每堂操课的平均“点击率”是三次，有时候排长也会点他的名。昨天早上方阳刚把被子叠好就被检查内务的顾文武不分青红皂白给扔在楼道里，并指着方阳说：“以后再叠不好被子，自己到厕所里去叠！叠了一早上还是个面疙瘩！”楼道里来来回回过往的新老兵都诧异地看着方阳也看着顾文武。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这个脸，方阳还是第一次，心里头自然不是滋味。要知道就这“面疙瘩”方阳也叠了三次。自己苦心酝酿的‘精工之作’不但没有得到表扬还被顾文武一句话说得一文不值。方阳站在门口没有动静，没有去捡被子也没有和顾文武理论，只用自己那一双冷冰冰锐利的眼睛凶神恶煞地看着顾文武，此时的顾文武仿佛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人。顾文武也死死地看着方阳，两人都不再说话，一个是从军多年的老兵，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兵蛋子，谁都似乎拥有任何人也抗拒不了的理由。在两个人的沉默中，张林静静走出房间把方阳的被子给抱了进来，又轻轻地关上房门，一切都做得恰如其分。顾文武看见张林抱回被子，指着方阳说：“叠！今天我看着你叠，不懂我教你。”顾文武的语气降低了八度，方阳仍然木鸡似的站着，仍然盯着顾文武。一旁的崔皓和张林同时给方阳递了个眼色，方阳才缓缓行动，仿佛用这缓慢的行动来发泄内心的不满。看着方阳磨磨蹭蹭的样子，顾文武一个箭步跨到方阳床边：“起来，我来叠，你们都给我看好了，我再教你们叠一次，明天如果还是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都自觉的给我抱到厕所去叠！”顾文武说完便风风火火地叠起被子。也难怪这“面疙瘩”被子在顾文武手里还就能摆弄成“豆腐块”。老兵就是老兵，班长就是班长，连张林也为顾文武这一绝活感到惊讶。顾文武叠完被子后得意得冲着大家笑了笑说：“知道被子是用什么叠的吗？”

方阳自然不会理会顾文武的话，接话的是张鲲鹏。张鲲鹏忙不迭地说：“当然用手叠了。”

顾文武用手敲了一下张鲲鹏的脑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用心去做才能做得最好，叠被子也是一样，得用心去叠，懂了吗？”

几个新兵面面相觑都没再说话，顾文武在走的时候又恨铁不成钢地看了方阳一眼，两个人心里好像都装满了同极的磁铁，从此后一层朦朦胧胧的隔阂便横在了两人中间。

时间不紧不慢地走着，心里越是计算着时间，时间就越是走得慢。每天上午两个小时的军姿是训练前的必修课。今天没有一丝阳光云层笼罩着天空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同时也分不清时间的走动。张林紧紧地贴着两只手臂，心里祈祷着那“解放”的哨音能够在下一分下一秒就能吹响。

排在整个队伍前走过，眼睛像雷达一样扫描着每一名新兵，一个眼神，一

次偷懒，一次寒战似乎都逃不过他鹰隼般的眼睛。在顾文武面前张林自然就会显得“松”一点，可在排长面前张林一点也不敢有“松”的表象，他知道郝志山的脾气，轻则说服教育重则全排面前让你丢人现眼，让你内心保留的那一丁点自尊也会化为乌有。都是怀着革命梦想，军人理想来到部队的，谁也不愿意被领导盯上梢，整天被领导说来说去，所谓的理想和梦想也就会真的成了理想和梦想。上周四晚上，陈庚不知从哪里弄到几根香烟偷偷摸摸地藏厕所的管道里，自以为能够瞒天过海掩人耳目，可偏偏被打扫卫生的王幼斌发现了。王幼斌是陕西凤县人，人长得很精神，高鼻梁大眼睛，眉宇间还长着一颗天生的“美人痣”，就凭这颗“痣”让人看见就不容易忘记。可他这个人就像他这颗“痣”一样，到处都想去炫耀自己一番，巴不得任何地方都能有自己的身影，纯属“急功近利表现分子”。顾文武在分配卫生责任区时，他高举双手争着抢着要去打扫厕所，好像厕所那块地方埋藏了他的理想，他能够在他理想圣地上面建功立业，开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似的。王幼斌发现厕所里的烟，他能不把这件事告诉班长吗？为了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为了树立“王幼斌”劳动楷模的标兵形象，顾文武又将这事告诉了排长郝志山。排长那直爽的性格哪里容得下这事，当天晚上就把全排三十三名新兵集合到操场，集体练了两个小时的蹲姿。

排长问这烟是谁藏的，没人回答也没人敢回答。排长又问这烟是谁藏的，陈庚倏忽从队列里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报告排长，是我藏的。”

排长冷笑道：“呵！不愧是我带的兵，是条汉子，给我蹲到前面来！”排长最后一句话声音大得把全排的人都吓了一跳，因为在此之前谁都没有见过排长发这么大的脾气。陈庚夹尾缩脖地走到队列前面，慢慢地蹲在地上。

“你胆子还不小，敢私自藏烟。你知不知道吸烟对身体有害？身体不好，你怎么跟得上训练？说，烟是哪儿来的？”

“报告，烟是从家里带来的。”

“带来的？不是让你们都交了吗？”

“当时我自己藏了两盒，班长没有发现所以……”陈庚说到这瞟了一眼顾文武，顾文武正青面獠牙地看着陈庚。陈庚是山东人，人长得剽悍，做起事来风风火火，说起话来实实在在。在排长的威严下，他老老实实在自己藏烟的过程道了出来。排长最后说：“关于陈庚藏烟的事，我们集体来讨论讨论，每个人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从一班开始。”

虽然平日里都是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但是这时候立场原则也划得清清楚楚。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不利于自己身心的成长，还影响别人。陈庚之所以藏烟是为了自己吸烟，为了满足自己的烟瘾，陈庚的行动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有的还很专业地说烟里面的一氧化碳量是13mg，烟气烟碱是1.1mg，焦油量是12mg，